

符号“时空体”：论美国原住民女性作家戴安娜·葛兰西的《石头心：莎卡嘉薇雅》^①

彭佳

摘要：本文提出符号“时空体”的观念，试图以符号学作为联结，将空间批评中“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分割关系进行整合。本文通过对美国原住民女性作家戴安娜·葛兰西的小说《石头心：莎卡嘉薇雅》的解读，从小说的平行叙述入手，检视其间构筑的两个“时空体”中的符号化方式及其文化意涵之差别，呈现出符号以及由符号构成的叙述在时空体中确立不同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过程，从而为符号学理论视阈中的文学批评提供新的路径。

关键词：符号“时空体”；时间性；空间性 《石头心：莎卡嘉薇雅》

美国切罗基族小说家、诗人、散文家戴安娜·葛兰西(Diane Glancy)是一位相当高产的原住民女性作家。她创作出版的诗集、剧本、小说和散文集多达四十余部。散文集《夺走呼吸》(Claiming Breath)于1993年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2003年出版的小说《石头心：莎卡嘉薇雅》(Stone Heart: A Novel of Sacajawea, 后文简称《石头心》)选取原住民女英雄莎卡嘉薇雅的传奇经历作为创作素材，重新书写了莎卡嘉薇雅和路易斯·克拉克带领的白人探险队共同西进、拓展美国疆界的历史。莎卡嘉薇雅(Sacajawea, 又作Sacagawea, 1788-1812?)是美国历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位原住民女性。莎卡嘉薇雅是肖松尼克族人(Shoshone), 11岁时被希达察族(Hidatsa)掳走后，被卖给法裔加拿大籍毛皮贸易商托斯圣特·夏博诺(Toussaint Charbonneau)为妻。1805年，路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克拉克(William Clark)在美国总统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的授意下组成探险队，从北达科他州出发，沿密苏比河西进至俄勒冈州太平洋沿岸，探勘当时美国原住民的居住地，并意欲借此和原住民达成和平的贸易关系。夏博诺和当时已有身孕的莎卡嘉薇雅被选中作为向导和翻译，协助探险队完成使命。在出发后两个月，莎卡嘉薇雅诞下儿子胖皮(Pompey)，携子继续西进，一直抵达太平洋西岸。1806年春，探险队完成任务后，队长克拉克收养了胖皮，莎卡嘉薇雅从此与儿子分离。关于她的结局则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她于1812年病故，一说则是她逃离了夏博诺，就此隐居山林，直到百岁高龄才撒手人寰。

正是由于她经历的传奇性，而其生平之细节又多不可考，她的故事便演化为不同的叙述者争相传唱、讲述的对象。尽管任何讲述都不能将历史完全复现，叙述者和受叙

者却能在文本中共同建构出意义。本文选取《石头心》为讨论对象，意在透过当代原住民女性作家的视角和感受，对莎卡嘉薇雅的故事进行重新的想象和意义的建立。文章以巴赫金(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的“时空体”(chronotope)理论为切入点，以符号学概念为联结，检视小说的平行叙述(parallel narratives)中所映照出的两个意义和结构截然不同的时空，并探讨叙述者双方如何在具体的“时空体”中，用各自的符号化方式进行自我与他者、历史与当下的关系架构，以及这种架构所体现出的相异的时间性(temporality)和空间性(spatiality)。

一 符号“时空体”：地景、空间与时间

在空间批评理论中，法国理论家亨利·列文斐尔(Heri Lefebvre)的著作《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可谓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空间三元模式，即将空间分为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再现(representation of space)以及再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spaces of representation)^②。在此基础上，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a)提出了“第三空间”(Thirdspace)的概念，将人类社会的空间性作为想象与真实的共同体来进行讨论。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空间”的概念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重视，成为了讨论的热点所在。

空间批评的焦点之一在于，空间理论的研究旨在揭示城市空间与文化规范之间复杂的同构关系，却无法将文化和文学文本中对荒野的描述和想象呈现出来。这一问题在迈克·克隆的专著《文化地理学》中得到了解决：克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了文学文本和社会文化结构中确立城市空间和标记荒野领土的例子，并指出，对“他者”的确立是文化

地理学(包括城市和荒野)中区分性的空间得以建立的关键。他同时提出,地理景观是一种“历史重写本”(palimpsest)经过不断地刮除重写,显示出新旧文化的被擦除过的印迹和再次书写的总数。^③这一看法不仅仅将空间视为一个单独的共时截面,还将它作为一种历史沉积来看待——这正好回应对空间理论的另一个批评焦点:空间和时间的辩证关系。

对空间理论家而言,“空间性”这一概念能够削弱西方哲学、文化观念中的单轴化的线性时间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空间理论要取消时间的概念:即便重视空间关系如列文斐尔,也从未否认过时间在空间中的重要作用;他甚至批评具体的研究中忽视时间关系的做法“我们一直都粗糙地认为空间应当凌驾于时间之上,也因此,‘空间-时间’这个渊源深远但此刻却显得突兀的结合体,长久以来都遭到我们的误解和分割。”^④然而,尽管列文斐尔一再强调时间与空间的一体性,在具体的文本批评中,空间理论却常常只是被用于文本空间结构和它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空间结构的分析,它的时间面向常常被忽略或者取消。

在这种情形之下,笔者认为,借用俄罗斯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联结符号学的基本概念,可以对以上的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做一个整合,以修正空间理论在应用中的偏差。“时空体”一词出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巴赫金的文学理论中,它意味着空间与时间之不可分割,是一个形式兼内容的文学范畴“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整体中……这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⑤时空体是空间关系与时间维度相互交错的一个整体,采用“时空体”这一术语,可以为空间理论中被遮蔽的时间之线赋形,从而显露出时间和空间相互织就的经纬。

前文已经提到,空间(包括城市空间和荒野空间)中权力主体确立空间性的过程也就是他者化的过程。通过确定“自我”和“他者”的地位,使得层级架构(hierarchy)和区隔(distinction)得以成立。从符号学的角度而言,这一他者化的过程可通过两种途径得以实现:其一是运用规定性的符号,如法规、边界、归属、禁忌、分类,使空间中的规范性得以确立,从而排除异质和杂音;其二是将作为“他者”的人、物、文化抽象化和片面化,将其凝结为空洞的、指涉他处的符号,抽空其在本来的文化语境中的情感和美感内涵,使文化在时间截面和历史纵深上发生离解和撕裂。这种符号意义的断裂,体现了西方殖民过程中时间和空间的双重错置;而以符号“时空体”的概念去重新审视这种错置关系,就是要借由符号学的路径,以“去历史”(de-historization)的知识论去否认单线的、断裂性发展的西方时间观念,呈现出文化和文本中与西方线性时间相异的时间性,并以“去疆域”(de-territorialization)的理念去打破空间的层级跟区隔,使新的、融合性的“时空体”得以生长和繁衍。《石头心》一书采取了相当独特的叙述方式,全书的页面布局水平分为两

半,一侧是以第二人称“你”讲述的莎卡嘉薇雅的经历和感受,另一侧则是两位白人领队路易斯和克拉克的行程日记。原住民视角和殖民者视角所映照出的不同符号“时空体”为我们检视其中时间与空间的结构关系和结构过程提供了绝佳的文本例证。经由这一路径,我们可以窥见不同的主体在对“时空体”的形塑中,如何用符号建构出了截然不同的意义。

二 时空的区隔与断裂:路易斯与克拉克的记录

在西方殖民者的空间确立进程中,语言、知识的权力结构起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帮助作用;尽管这一过程无法一一复现,但仍存在着逆向追溯的可能:在不同的符号叙述中,已经消失的空间景观成为了充满过去记忆与未来可能的初始之地。在《石头心》中,我们可以试图通过对路易斯和克拉克日记的阅读来透视白人殖民者的空间确立过程。

路易斯与克拉克探险队的初衷,是为美国开拓新的领土版图,将原住民的居住地纳入殖民者的管理和规范之中。因此,在所至之处,他们为每一处地景命名,用白人的语言为荒野打上归属的印记“他们用他们领袖的名字为密苏比河的三个港口命名:杰弗逊港、麦迪逊港、加拉廷港。”^⑥命名的目的在于确立所指之物的外延——在这里,它意味着边界和归属。和原住民描述性的命名(如“山狮居住之地”、“树木并肩站立之地”)^⑦不同,殖民者对地景命名的方式是占有性的,将其置于人的名字之后,将自然存在的荒野分割出边界和归属,并以精确的丈量估算出它的资本价值。在路易斯和克拉克的日记中,土地被各种长度、面积和方向单位等抽象的符号所代表,它们的意义和价值被简化为商业和政治、军事战略上的概念。这种剥离了情感和美学意义的符号化方式,是规范者制定法则时的空间认知:它脱离了真实的文化与生活语境,抽离出一个可衡量、操弄、计算和规范的毫无特质与美感可言的空间。对空间内的物与人,规范者或者以纯科学式的眼光进行记录和分拆,或者视而不见,将其排除在目光之外“路易斯猎杀了几只鸟,一下午都打量着它们。他丈量着,思考着,做了笔记并画了图。他把鸟儿的尸体翻来翻去,进一步观察着,写下了更多笔记。”^⑧路易斯不带任何情感色彩的描述,是权力拥有者对所有物的分解、品鉴和估量。对殖民者而言,荒野空间中的动物不过是提供可用之物的载体,是向更高的权力中心进贡的货物:探险队用龙骨舟运送各种罕见的动物皮毛和标本,包括“公羊角、鹿角……水牛皮……四只鹧鸪、草原犬和松鸡”^⑨。

不仅如此,对和自己处于同一时空中的原住民,殖民者也采取的是同样的处理方式“波拿巴卖掉了土地。他告诉你,土地上的印第安人也一起被卖掉了。”^⑩拿破仑·波拿巴把法属殖民地出售给美国政府时,这片土地上的所有生灵——包括人类——也被视为附属品,从一个所有者转入另一个所有者的势力体系之下。原住民的地位被降低为“物”,他们的情感、文化和信仰都被遮蔽和边缘化了。就连

对莎卡嘉薇雅保持着一定尊重的克拉克也在日记中写道：“当她讲述被掳的往事时，我看不到任何悲伤的迹象；当她返回部落时，也看不出她有多高兴。只要能够吃饱，有点小饰物可以戴，我想，呆在任何地方她都会很满意。”^⑩尽管朝夕相对，探险队员却对莎卡嘉薇雅的感受反应若无睹；他们在意的，只是如何将土地资源纳入美国的新版图，从而完成社会空间关系中的最高层——美国政府交予的任务。

然而，这种层级式的空间架构却被冷眼旁观的莎卡嘉薇雅看穿：殖民者将自己的地位凌驾于这片空间之上，由上而下地俯视着这片土地，并无视生存在其上的人类和其他生灵，而在他们自身所处的空间关系中，同样地服从于压制性的、等级架构的社会空间性。“路易斯和克拉克记了笔记，作为他们到达哥伦比亚河谷口的证据。或许某只船会把消息带回给总统，那位养着小狗、听着鹤鸟在他办公室里唱歌的先生。或许路易斯和克拉克早就被忘记了。总统根本没想到他们。或许他凝望着他们，却对他们视而不见。”^⑪在白人探险队构建的规范空间中，原住民的情感和生存经验被消音、被抹杀；同样，架构在这一层空间之上的政治空间中，社会地位较低的探险队员的生命历险也不为统治者所见。借着权力关系强加于荒野与人性之上的符号空间，是排他性、吞噬性的；通过等级化和对杂音的抹除，它抽离了空间中人与物的情感意义，将其凝冻为一个规范者看来齐整的空间，其间充斥着空洞而抽象的符号。

三 从失序到重整：原住民“一体同声”的叙述

在《石头心》中，与路易斯、克拉克的日记相对应的是以“你”为视角的第二人称叙述。在叙述学研究中，这一叙述视角被视为一种形式标记，而在这部小说中，它具有更深的意义：它意味着一个始终在进行中的讲述过程，一种持续的、未完成的建构状态，并提供了一个同族群间的对话场、一个“个体性”和“群体性”混杂的叙述主体。如果将文中被称之为“you”的叙述者理解为复数的“你们”和单数的“你”之结合体，这一视角的叙述就可以视为所有原住民女性的集体在场：她们聆听着叙述者讲述自己族群的故事，在对视中、在进行的状态中生成着集体的记忆，建构着族群的主体自我。

北美原住民文化的特点之一，在于它的平行视角和非等级化的结构；这种空间关系的文学表现之一就是多重视角、多声部的对照式叙述。《石头心》的平行讲述是对这一文学传统的延续，然而，相对于路易斯和克拉克的日记中原住民的生存状态被抹除的情形，在以第二人称视角进行的叙述中，不仅是原住民自身时空的混乱与失序得到了深刻的写照，他们努力将脱序的时空进行重整的尝试也被彰显出来，不再沉默地处于亮光之外。从空间性而言，原住民文化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融合性的整体，他们相信万物有灵，以平等的视角和审美的眼光来看待所生活的环境；而部落成员间也通过彼此的讲述和聆听，可以完成意义的分享和灵性的交换。从时间性上来说，美国原

住民秉持“环形时间”的观念，他们不仅重视部落的文化传承，还相信生与死、灵界与世俗、一年四季都是相互循环的。因此，第二人称叙述中重整时空的努力，既表现在以原住民女性视角描述的符号“时空体”中的人、物、景之上，也体现在莎卡嘉薇雅对部落医疗(tribal healing)的态度上。

语言符号在文化符号学中被视为“第一模拟系统”(Primary Modeling System)，反映着文化主体对世界的基本逻辑和看法。较之于路易斯和克拉克以数学测量单位和科学描述审视土地与空间的方法，“你”的叙述以审美和诗意的态度面对自然和人类，比喻和拟人手法的运用比比皆是：“巨大的海浪在岸边被击碎……海洋如同晃动的兽皮。”^⑫“那一夜，你无法入睡，天鹅、大雁、黑雁、鸭与鹤的叫声充满了沙丘。它们至少还可以相互交谈。”^⑬在这一时空里，万物交融而互通，人与其他生灵之间的关系怡然有序。通过重现出一个不同的世界，在殖民者构建的时空中人与自然的割裂得到了弥合。

重整失序时空的路径之二，在于“你”之叙述中莎卡嘉薇雅对部落医疗的坚守。部落医疗是原住民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被视为一种整体医学(holistic medicine)，其文化支撑在于美国原住民“万物浑成”的观念，强调身体与心灵、个人与自然、万物和宇宙的平衡与合一。它不仅包含病理学上的治疗，还包括对身心、灵魂、信仰的整合与治愈；这也意味着，重建一个认知中平衡而相互融合的时空，是治疗身体与精神失序的唯一出路。

在《石头心》中可以看到疾病入侵部落给原住民带来的巨大伤害：这种伤害不仅是身体上的，而且是信仰上的。部落文化的急剧断裂造成了原住民的身心离解，原有的医疗信仰崩塌，人们不得不转而向白人入侵者求医问药，来换取身体痊愈的可能。在路易斯给原住民治病的几处描写中，医疗权力关系下的不平等地位突显得非常清楚。“印第安人为了路易斯的神奇药物跟随着他。他的新魔法。”^⑭对西方殖民者借由疾病和医治对原住民施行的戕害，小说中的叙述者“你”有相当清醒的观察：“他们伤害的，他们来医治。”^⑮短短的一句话中，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昭然若揭：西方殖民者在整个医治的过程中，扮演的是形如上帝的角色。语出《圣经·约伯记》：“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⑯以及《圣经·以赛亚书》：“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⑰殖民者如同高高在上的神祇，宰制着原住民的身体、信仰和文化，利用医药的效力将原住民纳入了自己的文化和知识权力体系。在原住民从空间上被置于下层、时间上被切断传统的情形之下，莎卡嘉薇雅选择用传承部落医疗的方式来实现时空上的断层弥合。由于原住民文化观念中万物的空间关系是交互、平等、相融的，通过这种交换式的经验互通，叙述者和受叙者之间、个体和族群以及其他生灵之间达成了整体性的平衡，从而进入了和谐有序的生命状态，起到了治疗的功效。

在《石头心》中，口说传统中的祈祷、歌唱和讲故事的方式作为部落治疗的手段被一再使用。莎卡嘉薇雅生产

时,部落的女性们就聚拢在她身边一起祈祷和唱歌,减轻她身心的痛苦。胖皮病重而路易斯医治无果时,莎卡嘉薇雅为儿子讲述部落的故事并不断歌唱“你为让·巴斯蒂讲比弗黑德河的故事。你告诉他,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①“一夜无梦。于是你知道让·巴斯蒂会痊愈……你摇晃着他,为他唱歌,让他可以活下去。当他真的痊愈了,你向造物主表示感谢。”^②语言的能量与灵性的能量相生、互通,为生命的复苏灌注了鲜活的泉水。这样交互式语言治疗,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和精神效应,终于使小胖子得以复生。

本雅明曾经指出,在口说传统中,故事的版本往往不同,每一个叙述者都在故事上留下自己的生命痕迹。当说故事的人将神话和自己的故事植入他人的内心世界,经验就得到了有效的传递和扩散。^③尽管故事代表着传统的经验传递,它的意义和结局却不是完全封闭的,而是保留着一定的开放性的。在小说的结尾,尽管克拉克的记录显示出莎卡嘉薇雅可能死于白喉或梅毒这两种由西方殖民者传到原住民部落的恶疾,与之相对的第三人称“你”的叙述却仅仅止于莎卡嘉薇雅高烧中的梦境:她梦见了自己出生时祖母梦中所见的白色海狸,它没有尾巴、牙齿短短,有着一颗坚韧的石头心。莎卡嘉薇雅的结局与她出生时的情景相重合,这正好印证了印第安文化中“环形时间”的观念,表现出原住民“生死循环”的时间概念。这是作者对失序的时空进行重整的尝试:或许她是想透过这样的结局告诉我们,就如同重生与死亡的象征可以叠合一样,莎卡嘉薇雅的故事不会有定论;它的意义在于,在叙述的过程中,情感和记忆的伤口终于有了被医治的可能。

四 结 语

广义叙述学认为,任何叙述都是通过符号进行的,意义的建立也是由符号来完成;而“拥有完全不同地理符号体系的人,心中的世界就会完全不同”^④。本文引入符号“时空体”的概念对《石头心》一书进行解读,是从不同的符号主体出发,检验符号以及由符号构成的叙述在时空体中确立不同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过程。相对于白人殖民者叙述中的符号“时空体”的层级性和断裂性,原住民叙述中的时间和空间却体现出延续、融合和非中心化的特质。经由

对文本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符号“时空体”中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其实是文化元结构的表现和投射。由于本文是符号“时空体”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所作出的解读也仅仅是一个初次的、远未成熟的尝试;但在符号学研究与空间理论的遇合中,它不会是结束,而是指向了又一个开始。

注释:

①本文的部分观点得益于作者对台湾大学文学院外国语文系暨研究所蔡秀枝教授的访谈(详见蔡秀枝、彭佳《符号学与空间理论的遇合:蔡秀枝教授访谈》,收入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第五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7~88页;以及蔡秀枝的论文《〈看不见的城市〉中的空间想象:记忆、符号与叙事》http://www.semiotics.net.cn/news_show.asp?id=1539 蔡秀枝教授曾对本文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②See He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 pp. 38-46.

③[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④He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 p. 7.

⑤转引自潘月琴《巴赫金时空体理论初探》,《俄罗斯文艺》2005年第3期。

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Diane Glancy, *Stone Heart: A Novel of Sacajawea*, New York: Woodstock, 2003. p. 65, p. 36, p. 25, p. 39, p. 66, pp. 70-71, pp. 25-26, p. 110, p. 109, p. 73, p. 63, p. 119, pp. 119-120.

⑰⑱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2008年版,第479页,第677页。

⑲Water Benjamin, “The Storyteller: Reflections on the Work of Nikolai Leskov”, in *Illuminations*, ed. Hannah Arendt, New York: Schocken, 1968. pp. 91-92.

⑳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本文系2012年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点建设项目“外国语言文学”资助,项目编号:2012XWD-S0502)

责任编辑 杨梅